

任林举／著

粮道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上善若水 ■ 粮食与大道

上善若水 ■ 粮食与大道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 粮食与兴衰

另一场鸦片战争 ■ 粮食与安全

真实或不真实的现实与梦境 ■ 粮食与未来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 粮食与兴衰

另一场鸦片战争 ■ 粮食与安全

真实或不真实的现实与梦境 ■ 粮食与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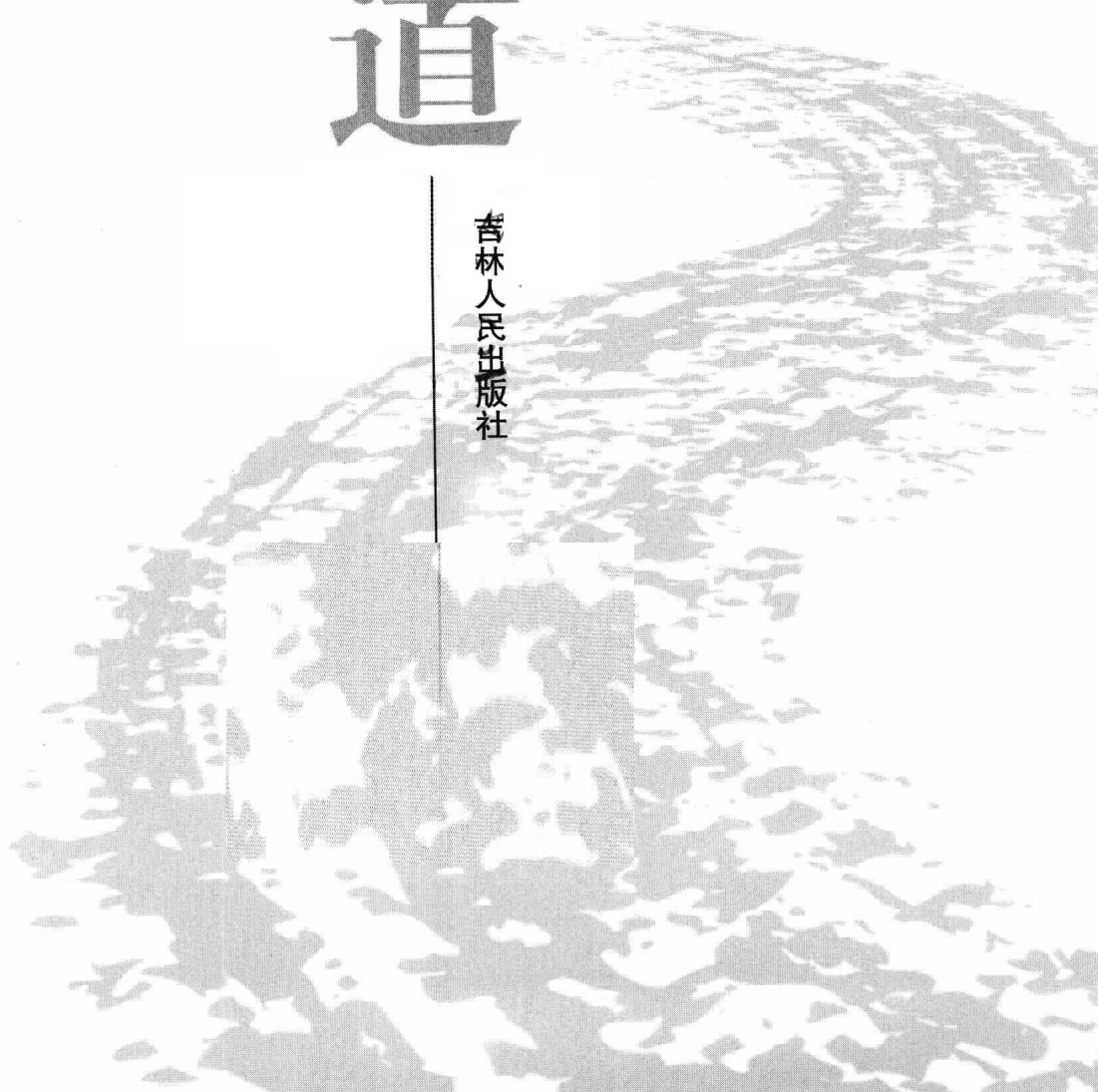
LIANG DAO

粮

任林举●著

道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粮道/任林举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8
ISBN 978-7-206-07813-2

I. ①粮…
II. ①任…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8890号

粮 道

著 者:任林举
责任编辑:谷艳秋 封面设计:亚力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崔 凯
制 作: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22 字 数:23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813-2
版 次: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5 000册 定 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上善若水	
	——粮食与大道	001
第二章	上帝怀里的解药	
	——粮食与人性	042
第三章	凌晨3点的声音	
	——粮食与命运	078
第四章	知雄守雌的“粒食”	
	——粮食与文化	115
第五章	别管我叫爸爸	
	——粮食与伦理	152
第六章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粮食与兴衰	200
第七章	另一场鸦片战争	
	——粮食与安全	247
第八章	真实或不真实的现实与梦境	
	——粮食与未来	299

第一章 上善若水

——粮食与大道

俶彼甫田
岁取十千
我取其陈
食我农人
自古有年
今适南亩
或耘或耔
黍稷薿薿

.....

——《诗经·小雅·甫田》

比《诗经》更加古老的粮食，总是在大地上留下青葱而富有活力的踪迹。

春天以来，我一直循着那些绿色的线索，远离城市，远离自己熟悉的生活，行走在乡间、田野，与那些庄稼以及与庄稼一样的农民为伍，询问并思索着粮食。从种子落地到漫山遍野

的浓绿如染，我已经涉足了大半个中国的广大农村，吉林、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北、四川、陕西、宁夏、甘肃、山西、河北、内蒙古……眼看着小苗从土里钻出，渐次地分出叶片，一片、两片、三片……然后看着它们一点点拔节长高，同它们一起渴望着自天空而来的雨水，担心着老天的坏脾气。当我终于看到它们手拉起手，遮掩住土地的时候，我再一次与它们有了情感和心灵上的呼应。

这是北方的8月。

我在吉林省一个叫做乾安的小县停了下来。这里是我的出生地，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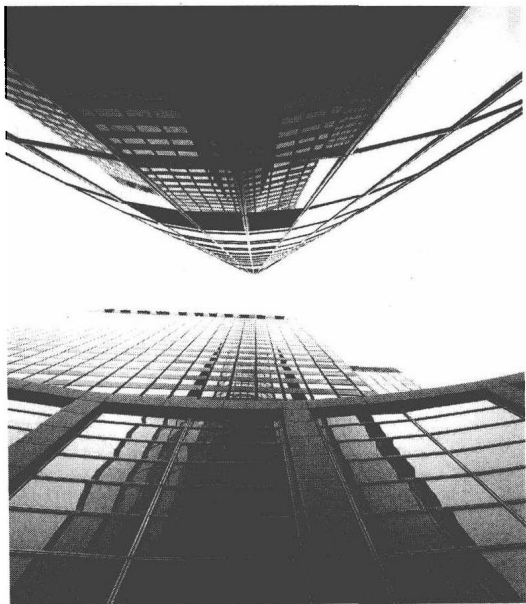
熬过了一个短暂的春旱之后，大片大片的玉米开始疯长，不知道哪一天，它们已经把自己的高度拔得超过了那些侍弄它们的农民。一望无际的松嫩大平原上，到处是它们挺拔的身



姿。绿油油的叶片和紫红色的雄蕊，随风舞动，在雨后的蓝天白云之下，酝酿出一派旺盛的情韵。

有时，它们极像农人们满身力气茁壮成长的儿女；有时，它们又像大地的手臂，意味深长地向天空举起。它们与那些葳蕤的蔓生植物以及早已长高的树木们联合起来，把零散分布的村庄、村庄里的农舍，团团环抱。那姿态很像一个满怀深情的妇人紧紧地用双臂护住自己的孩子。这久违的祥和、温馨的情景，让我在心里生出很多无以言表的眷恋与感念。是的，无以言表。面对这样的事物，我和所有人一样，都会显露出拙于表达的窘迫，尽管我已经在词藻库里进行了反复搜索，最后也只能挑选出一个毫无色彩的词语——大地的怀抱。

这情景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现在的居住地，那些裸露着的楼群，那个在多雾的天空下显得形影孤单、突兀嶙峋的城市。它是我现在的生命象征，它的生硬、冷峻与眼前的景象形成对比。一个是我的现在，一个是我的过去；一个是我的表象，一个是我的内心。它们彼此对立，彼此忽视，彼此遗忘。在那些远离土地的日子里，有时我会与许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一样，在短暂的恍惚之中，自命不凡，认为人类本来就应该高于地上一切受造之物而傲然独立。只有现在这样的时刻，面对



真实的土地和庄稼，我才能够清醒地从人类的狂傲中解脱出来，进入应有的自省与谦卑，再一次认识到人的脆弱与渺小。

此时，我和这些庄稼并肩站立在我们共同的生命家园。最初，我就是在这里结识并熟悉它们的。大豆、高粱、玉米、小麦、谷子、糜子、绿豆、荞麦……这些在古老的《诗经》里被称做黍、稷、粟、禾、菽、麦的事物，在我还一个字不识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我的生命和心灵。我人生的第一课并不是一加一等于几，不是那些阿拉伯数字的演绎与组合；不是赵钱孙李或周吴郑王，不是那些横竖撇捺的结构与排列；也不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不是那些凌空蹈虚、漫无边际的神游和幻想。我和我的父辈一样，只能把有限的思想和目光集中于生命的根部，俯首于我们生之所依、命之所寄的土地和那些最接近土地的事物。

庄稼不仅在空间里生长，而且在时间里生长。

在我生命的初始阶段，我和那些庄稼一同在土地上生长。

我了解每一棵庄稼的生长过程，就如了解自己的成长历程一样。我能够像呼唤邻家伙伴儿一样，在各种植物之中叫出每一种庄稼的大名儿或小名儿。我不仅知道一棵庄稼从种子到禾苗到开花到结籽是怎样由几片叶子变成粮食的，更知道一些粮食与我们之间的那些显在的以及隐藏着的关系。那时，我不仅在饥饿时渴望得到粮食，而且在摆脱饥饿后仍然知道如何欣赏、品味和赞美粮食。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更深的东西，还不知道粮食就是庄稼的心思和灵魂，还不知道不会说话的庄稼把它们一生的心血、情感与思想都储藏在它的籽粒之中，更无法理解那些粮食会通过某种方式最终让它们的生命基因融进我们的血液和身体，使种植和食用它们的人们也具有了它们的某些禀

赋和品质。

多年之后，当我再一次关注我们曾经不以为然的粮食时，我走访了很多与粮食有着直接关系的人们，包括部、省、市、县、乡、村的领导，包括那些每天与庄稼或粮食形影相随、休戚相关的农民和工商界人士。我查阅了古今中外各种身份的人对粮食的理解、认知和论述，又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思考，终于发现，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们，原来对粮食的认识竟然是如此的肤浅。

我的脚，在行过了千万里路程之后，又重新站在了人生最初的起点。

这是一个良好的契机。这让我看到了很多很多事物，看到它们的形式、表象在与这个世界同时发生了巨变之后，它们的本质却出人意料地保持着恒定。比如我们一向所熟知的土地与粮食，虽然灾年与丰年交替显现，品种与产量年年发生着变迁，亲近与远离庄稼的人们交相更迭，直接与间接食用粮食的人数正发生着显著变化，但某些自然的伦理，人与土地、粮食的关系却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不管人们在口头上或在内心里承认与否，实际上我们一直依赖着粮食而生存。是土地，是粮食，是那些生产粮食的人们喂养了这个世界。

庄稼不仅在空间里生长，而且在时间里生长。

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回过头来才发现，尽管地上的庄稼没有一棵会移动自己的脚步，但庄稼能够走到的地方，我仍然永远无法抵达；尽管我的脚步急切而执著，但庄稼所走过的里程，仍然多于我所能行走的千倍万倍。虽然它们已习惯于沉默无语，虽然它们已习惯于静虚守恒，但它们却能够以人们无

我们是时间里的一粒泥沙，能够在时间里流动一小段路程，然后就被抛到时间之外，搁浅、消失在看不见的岸上。



法想象的速度和声势，迅速将广大的时空占领。它们的叶片一直延伸至地极；它们的根须一直触及人类最深远的历史。

每一次，当我走到田边仔细端详那些玉米和水稻时，都能够感觉出与它们的似曾相识。它们在北方时的表情与在南方时的表情仿佛一模一样；它们现在的姿态与过去的姿态也仿佛一模一样。大概，南方的庄稼与北方的庄稼，现在的庄稼与过去的庄稼都是彼此的化身吧。这种浅显而又幽深、单纯而又玄妙、无争无为而又无所不在的品性，正是一切伟大事物所共有的禀赋。而粮食，那是庄稼的灵魂，是一种更加难以捉摸的事物。如果说庄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人以某种企盼的话，那么粮食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足够的信念和力量。

在所有事物里，只有粮食如流动的水一样，绵延不断，在时间的河床里承载了人类悠长的历史以及我们苦苦寻索而始终难得的道。

老子在《道德经》里坐而论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我不知道老子的这段话是否专门说给那些需要刻意修行规范自己言行的圣人们，但我却固执地认为，这段话的真正领受者并不应该是人，而是所有那些具有恒定本性的事物。道是应验在一切事物上的运行规律，是一种天然的本性，是不可更改的，它只能存在于那些恒定不变的事物，比如粮食之中；而不能存在于那些摇摆不定，总处于变化的事物，比如人类的身上。人可以从那些承载大道的事物中感悟并顺应其运行规律，而不是改变或改造什么。道在暗处，道以不变、以永远的被动对那些发出主动动作的事物进行制约。道，就是老子胯下的那头青牛，它只管使足了浑身

每一年，庄稼们在经历了与人的身体及情感的碰撞之后，被它们的对手放倒；每一代，农民们在经历了许多次春种秋收的轮回之后，又倒在了庄稼曾经倒下的地方。

的劲儿一直往前走，如果你想西出函谷，你才可以跳上它的脊背；如果你想东过潼关，你就得另寻一头听话的驴子或一匹忽惊忽乍的骏马。

然而，那些真正的粮食生产者并没有闲情逸致和你讲这些空而又空、玄之又玄的道理。他们沉默而又执著，如一批批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也要年年涉过北极冰水的驯鹿，在岁月和生活的洪流里把握着自己那把握不定的命运。

短暂与永恒

当我在老家早已改变了旧有界线的农田里找到本家四叔时，他正拄着一柄锄头站在那块素有“西南山”之称的沙岗地边，穿一件深蓝但已褪得看不出蓝色的汗衫，定定地望着远方发呆。

四叔老了。

唐朝的贺知章曾有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写阔别多年，终于回乡的沧桑感慨。读了很多年，一直觉得自然、真实。但当那天我见到了四叔后，便觉得贺知章的诗多少有些过于超离与冷峻，毕竟他还能够从容地思前想后或“打量”自己。我见到四叔的时候，一下子就被眼前的沧桑紧紧抓住，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把注意力从他身上移开，我忘记了自己的存在。那一刻，我仿佛被岁月吸附、融化，有一些清澈、单纯的情感突然被他突兀的衰老击碎。

我的思绪不能不回到从前，回到四叔和父亲都年轻的那个从前。

在所有事物里，只有粮食如流动的水一样，绵延不断，在时间的河床里承载了人类悠长的历史以及我们苦苦寻索而始终难得的道。

那时，四叔和父亲一样，活得如那片土地上最茁壮的庄稼。在每一年的春种秋收之间，他们的身体和力气似乎都会和他们手下的庄稼一同生长。到了秋天，他们的庄稼纷纷倒在他们的手上，而他们自己却毛发无伤。俗语里有“不是冤家不聚首”的说法，我觉得农民与庄稼之间难舍难分的缘分，让他们成为天然的配伍，就像隔着物种的血亲一样，相互依存，又相互伤害，爱与恨胶着于一处，难以剥离。每一天，每一刻，他们都在做着难以回避的较量。

每一年，庄稼们在经历了与人的身体及情感的碰撞之后，被它们的手放倒；每一代，农民们在经历了许多次春种秋收的轮回之后，又倒在了庄稼曾经倒下的地方。

事实上，在所有的天造之物当中，人类并不具有超越生命规则的特殊性。我们原本来自于泥土，迟早有一天也要如庄稼一样被那看不见的手所收割，也要回到泥土之中。



四叔年轻时是一个可以用英俊一词来形容的农民。卧蚕眉浓密剑直，丹凤眼清澈锐利，红红的脸膛在阳光的暴晒下长年保持着近于紫铜的赤色，如果再加一把飘飘长髯，一定就是《三国演义》里关云长的形象。其实，在土地这片农民的“战场”上，他就是手执一柄锄头、一把镰刀所向披靡的英雄。年轻时的四叔饭量大，如果有饭可吃，一顿能吃4个玉米面大饼子，外加一大碗高粱米水饭，吃起饭来虎虎有声。如果赶上四婶生气或心思不顺，一定就会在一旁向四叔甩来一句气愤的抱怨：“像是在吃冤家。”那时，农村赤贫，一个种地的人就连放开肚皮吃顿饱饭都是件奢侈和过分的事情，所以我们很清楚这句话的本意。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似乎更加切近农民与粮食之间的本质关系：他吃进的东西，就是他的冤家。在农村，在土地上，庄稼就那么一年年地种，粮食就那么一年年地收，当粮食破碎人口葬身人腹时，虽万死不辞，



却灵魂不散，以滴水穿石之功温柔地向人类一日日讨要着他们所欠下的命债。

许多年就这样悄然过去。在四叔脚下枯黄又仆倒了几十次的庄稼，仍然如多年前一样青青葱葱地挺立着，而四叔却一点点弯下了自己的腰。他那曾经锋利飞快的牙齿，如今也在那么柔软的粮食面前望而却步，他已经能够感觉到那些粮食对他胃口的反抗和抵触，他已经不敢、也不能够一顿吃下4个玉米面饼子了。

我问四叔这么大岁数是否还能干农活时，四叔微微地笑了一下，微笑里不经意地流露出几分羞涩。这转瞬即逝的羞涩里隐藏着怎样的内涵呢？这是不是战场上的将军在垂暮之年也同样会有的一种情感？人老了，虽然不再与敌手对阵，虽然不再有刀光剑影的拷问和一决雌雄的催逼，但却在长久的闲置和沉寂之后，毫无疑问，无声无息地败了，败给了时间，败给了岁月，被时光的化骨绵掌击打成一个不中用的人，如一把生出了绿锈和霉斑的剑，如一把钝了刃、鏖出豁口的镰刀。

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庄稼和粮食就是他的岁月。与其说老了的四叔败给了岁月，还不如说败给了他的庄稼与粮食。这就是他必须面对的事实，这就是他必须接受的命运。但命运或事实，常常并不是用来思考和议论的，而是供人们默默接受的，所以，四叔很少思考这些复杂的问题。四叔一般习惯于简单地处理生活中的一切，简单地判断，简单地思考，简单地交流，简捷地回答问题……

对于那个我认为很郑重的询问，四叔的回答显得漫不经心或轻描淡写。

北方的8月，是一年中最富有生机的季节，放眼望去满目都是庄稼的翠绿，但这也是农事最不明确的季节。

四叔说：“这些年种地不用花什么力气，还好，砍一砍大草什么的还将就。”紧接着，他就悠地叹了一口气说：“不行了，老了。”在一个老了的农民无懈可击的简单中，这前后的心口不一，是一个很大的缺口，从这个缺口，流露出四叔内心的矛盾和挣扎。这时，一阵风吹过，他脚下的庄稼连同他身上的旧汗衫轻轻地泛动，起了不易察觉的涟漪。我不知道那些庄稼到底是不是有足够的灵性，如果有，我们就有理由把它们叶片的轻舞看成某种顽皮、得意的窃笑。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四叔在扛着锄头引我向家走时，又端出他说了差不多一辈子的成语，但这时，他的神情显然与往常并不一样，我能感觉出他语调的沉郁与哀伤。

“你大姑父去年已经没了，我这辈子看样子也快到头儿了，有血肉的人到底是熬不过这些不喘气儿的东西呀。”我知道，四叔所说的不喘气儿的东西就是指那些庄稼。四叔小时候念过一些书，所以就有别于家乡的一般农民，说话时总和其他的农民有点儿不一样，有时会用一些准确或不太准确的文词儿，比如，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许多年，我一直搞不清这句话从四叔口里说出时，具体的指向是什么，因为它常常脱离了具体语义而成为一种飘忽不定的情绪。但简单地揣度，差不多也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在年轻时说这话，大约总有一点儿得意于自己生命的长久，进而反衬出那些庄稼，那些草本植物生命的短暂；而另一种可能，就是在年事已高时说这话，大约就流露出一位老人对生命流逝的无奈与悲观，感叹自己这一生其实并不比那些短命的庄稼强许多吧！

然而，事情的本质也许比我们能够看到的表象更加残酷。

从古到今，粮食很少能够处于静止状态。粮食的相对静态是一种理想，就像我们所向往的田园牧歌一样，更多的时候只存在于梦境与幻象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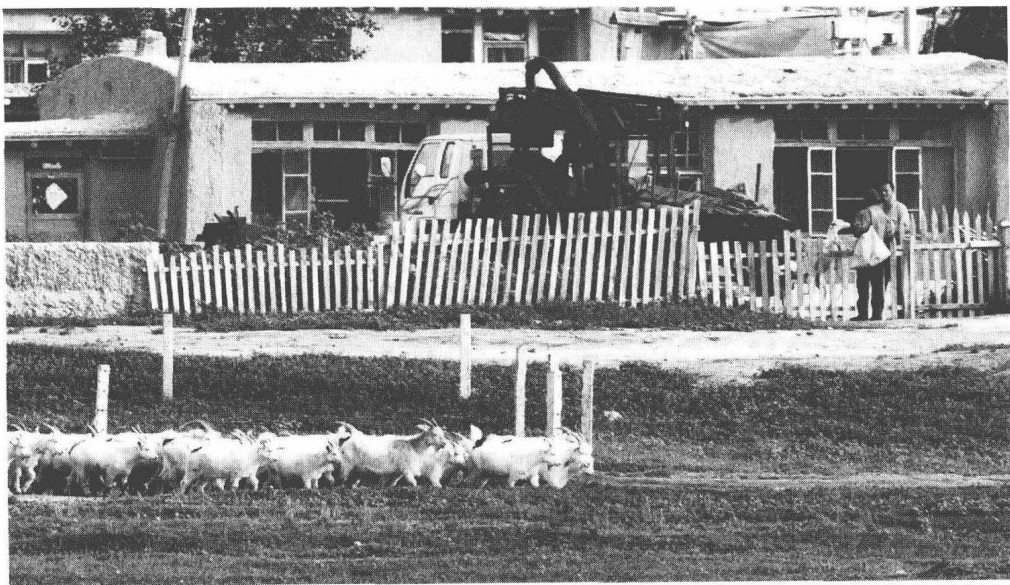
那些短命的庄稼势必要在大地上站立坚守到四叔彻底倒下，并且就算又一个四叔在地上生出并最终倒下，它们仍将站立，它们会一直坚持到永远，一直笑到最后。

突然之间，四叔就谈起了死亡。

他说：“人这一辈子，就是那么大‘疙瘩’事儿，到头来两眼一闭两腿一蹬，落个清净。”人家门之前，他特意带我拐向房山的另一侧，指一指苇草下那摞厚厚的红松板材，对我说：“你看，我把后事都准备好了，红松的。”我没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愣愣地看了看他，猜想着他的用意和心情。

一个70岁的老农民，一边扛着锄头去田里铲地，一边准备着自己的后事，应该叫勇敢还是叫达观呢？想来想去，或许最应该叫的是无奈吧。但此时的四叔，脸上却没有丝毫无奈或不愉快的神情。





就如我猜不透他的心思一样，他也猜不透我的表情。于是，他还是沿着自己的思路接着说：“农村人就这样，到了年岁，随时就得准备撒开这个手，北屯的老周头儿都75了，活兔一样，天天去田里干活儿，10天前突然就没了。头天晚上还吃了3个馒头，谁想，第二天早晨就没起来。”

“死了，死了，一埋了之。一死，拉到炼人炉一炼，回来装棺往坟地一埋，这一辈子就算到头儿了。现在农村不像过去。现在死了人不让土葬，谁要是不炼，从棺材里挖出来，也得回炉重炼，才让装棺立坟……”

四叔的话语如一阵冷飕飕的风，吹过我的心头，也吹过院前园子中各种舞动着叶片或正在开花的植物。眼前的蓬勃与生动如一场热闹的戏剧，让我想起了许多退到后台或消失在泥土之下的人和事物。

也许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永恒的事物，除了时间。因为只有